



中国崛起

和谐世界与大国竞争

中国外交系列 2

郑永年著 杨丽君编



前言

本书收集了郑永年先生过去三年多时间里先后在香港《信报》“中国局势”和新加坡《联合早报》“郑永年”专栏发表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这些评论都是讨论近年来变迁中的中国国际环境及其中国国际战略调整。近年来，中国国内内部崛起加速，其影响力开始“走出去”。国际社会，包括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高度关注。在回应变化中的国际环境过程中，中国也在一直寻求一条适合中国的崛起之路。中国的国际战略就隐含在这种探索之中。这本集子是郑永年对变迁和转型中的中国国际战略动向的分析。

在编辑整理过程中，编者把郑永年先生的这些文章分为八个主题，包括中国的国际战略、对中国崛起的理性思考、相互依存状态下的中美关系、多边主义、亚洲小北约、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和国际关系背景下的两岸关系等。尽管各个主题间有重复的地方，但这样的分类方便读者阅读。再者，从这些主题可以看出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在编辑过程中，除了对个别文字作了纠正外，所有文章保持原貌，并且注上发表日期，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的中国外交局势的看法。

在编辑本书过程中，编者要感谢《信报》和《联合早报》的各位编辑的协助。特别要感谢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的潘国驹教授和冯婉明编辑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帮助。

杨丽君

2007年7月于英国诺丁汉

特 别 介 绍

香港、台湾、马来西亚读者可以该地货币购书，
我们的书籍也以美元定价。请参考本公司网上书店。

《剖析东亚经济
——中华经济协作系统
第十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林华生 黄枝连 主编
ISBN 981-4139-57-2



《大国责任：
转型中的中国国际战略》
郑永年 著
ISBN 981-4139-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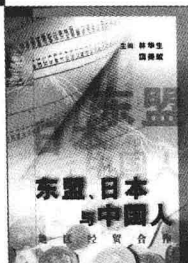


推荐网站：全球华人专业人士网络
www.networkchines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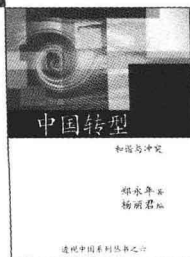
欢迎浏览本公司网上书店查阅其他书刊及优惠配套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阅 览



《东盟、日本与中国人
地区经贸合作》
林华生 饶美蛟 主编
ISBN 981-238-743-9



《中国转型：
和谐与冲突》
郑永年 著
ISBN 981-4139-79-3



八方文化创作室，简称八方文化，以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为后盾，致力于推动新加坡的中文出版，并且放眼全球华裔的人文舞台。我们的重心在于介绍世界各地华人学者及作家的言论与著作，同时也积极推动各类艺术与文化活动。八方文化期望以出版良心作信念，以高素质为诉求，为各地中文读者开启多一扇东西文化的窗户，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富有质感和充满活力的人文空间。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总部及海外分公司

总部 (新加坡)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新泽西

27 Warren Street
Suite 401-402, Hackensack
NJ 07601, USA

伦敦

57 Shelton Street
Covent Garden, London
WC2H 9HE, ENGLAND

北京

中国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理科2号楼2526W室
邮编100871

上海

中国上海滩国际大厦
黄浦路99号2003室
邮编200080

香港

九龙中央邮箱72482
香港

台北

台湾省台北市10091
罗斯福路四段
162号8楼

真奈

No. 16, South West Boag Road
T. Nagar, Chennai 600 017
INDIA



目录

前言

iii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

1

1 ■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2

2 ■ 中国再次面临国际战略选择

6

3 ■ 中国的新国际战略观

10

4 ■ 从“中国威胁”到“中国责任”

14

5 ■ 中国应考量如何保护其海外利益

18

6 ■ 中国的崛起：军事大国还是商贸大国？

22

7 ■ 联合国改革触动中国核心利益

26

8 ■ 能源危机对中国国际战略的教训

29

9 ■ 布什、国际新秩序和中国的选择

33

10 ■ 领袖外交中的大国谦卑

37

11 ■ 海啸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41

第二章 理性认识中国的崛起

45

1 ■ 中国应理性看待中国的崛起

46

2 ■ 如何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

49

3 ■ 切莫夸大“北京共识”

53

4 ■ 中国要追求怎样的外部文化崛起?	57
5 ■ 和平崛起和中国的国际角色	60
6 ■ 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寻求自己的模式	63
7 ■ 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67

第三章 相互依存中的中美关系 71

1 ■ 美国战略转移及其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72
2 ■ 美国单边主义和中国的战略调整	76
3 ■ 布什“教义”与中美关系	80
4 ■ 美国的大民主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84
5 ■ 美国为什么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令?	88
6 ■ 中美关系的新转折点	91
7 ■ 美国全面出击,中国怎么办?	95
8 ■ 中美关系的微妙转型	99
9 ■ 中美“接触”的重要一步	103
10 ■ 中国如何消化美国的“围堵”策略	107
11 ■ 美国转型外交对中国的含义	111
12 ■ 中美关系仍难以定性	115
13 ■ 美国新联盟战略对中国的含义	119
14 ■ 美国“民主同盟”战略对中国的含义	123
15 ■ 为什么美国很难确定其中国策略?	127
16 ■ 美国对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前景	131

第四章 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小“北约” 135

1 ■ 中国崛起与美日台军事同盟	136
2 ■ 中国面对美、日、台联盟	140



3	▪ 美日“安保”、中国战略和亚洲局势	144
4	▪ 美日联盟意图孤立中国	148
5	▪ 中国当理性回应亚洲版“北约”	152
第五章	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	157
1	▪ 中国必须正视日本问题	158
2	▪ 中日关系的大环境趋向恶化	161
3	▪ 中日关系的困境及其管理	165
4	▪ 民粹主义与中日关系的阴影	169
5	▪ 中日关系向何处去？	173
第六章	中国与区域多边主义	177
1	▪ 东北亚多边主义的新开端？	178
2	▪ 中国要提升和东盟的多边关系	182
3	▪ 东亚峰会与多边主义的限度	186
4	▪ 中欧关系超越经贸领域	190
5	▪ 欧盟对中国关系中的战略利益定位	194
第七章	中国与朝鲜半岛核危机	199
1	▪ 中国与朝鲜半岛问题	200
2	▪ 朝鲜问题：中国战略的转变？	204
3	▪ 朝鲜半岛核危机检验中国大国责任	208
4	▪ 中国应当反思朝鲜核危机	212
5	▪ “六方会谈”仍是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关键	216

第八章 国际关系背景下的台海两岸关系	221
1 ■ 战争并非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选择	222
2 ■ 聪明的词汇缓和不了严峻的两岸局势	226
3 ■ 中美“解读”陈水扁的巨大反差	229
4 ■ 惟有现实主义才能阻止台海冲突	232
5 ■ 台湾正在“诱发”中美冲突	236
6 ■ 台海从此失均衡？	240
7 ■ 围堵“台独”还是被迫“统一”？	244
8 ■ 美国的台湾单边主义	248
9 ■ 大陆对台湾的新接触政策	252
10 ■ 第四代台湾政策的新突破？	256
11 ■ 《反分裂国家法》与大陆的台湾战略	260
12 ■ 能否有“九二共识”之外的“一个中国”共识？	263
13 ■ 两岸关系中的“主权共享”与“治权分享”问题	267
14 ■ 台海局势依然严峻？	271
15 ■ 台湾选举后的两岸局势	275
16 ■ 台海危机为何来临？	278
17 ■ 中国如何能够有效遏制台独？	282
18 ■ 两岸关系中的几个新稳定因素	286
 郑永年的其它著作	 291

全球化背景下的 中国国际战略

第一章

1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应和需求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表现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代言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冲突上。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封闭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也就是这种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不仅和当时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区分开来，而且也同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比这些国家成功。

中国“请进来”的政策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任何的冲突。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无疑为全球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的“请进来”政策抱积极正面的态度。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



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是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欢迎中国的“接轨”政策。很显然，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会影响这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如果中国不能“接轨”，这个体系的运作会出很大的问题。同时，“接轨”的政策也符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后冷战时代，如何应付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强国的战略核心。美国和西方的其中一个对华主要战略就是通过把中国纳入现存世界体系，接受这个体系的规则来制约中国。当然，对中国来说，“接轨”也是最为理性的融入世界体系的战略。并且实际上中国并无选择。既然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另起炉灶，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融入了。西方和中国的这种战略方向上的一致性表明，在中国“接轨”问题上，双方能够达成很大的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世界要对中国开出苛刻的“入会”条件，而中国又不得不妥协接受这些条件。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同时，充裕的资本也使得中国有能力购买大量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资本的需要。

中国资本“走出去”（主要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例如中国的“请进来”政策使得很

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必然限制了这些资本流入其它也需要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现在，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对这些国家无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和其他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么为什么又表现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出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在供应方面，因为中国内部廉价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价廉商品，供应全球市场，从而影响当地产品的价格。“中国制造”可能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现象。在需求方面，中国内部巨大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石油、钢材、铁矿等价格变化都离不开中国的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体系。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产生出政治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但是对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来说，全球化也使得中国把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在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



经开始很快地走出亚洲，走向了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的崛起，无疑是一种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

“走出去”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倒不如说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但经济影响力的“走出去”显然开始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产生相当的影响力，更是开始触动那些一直主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政治和战略神经。外在的阻力是必然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如何在新形势下和全球资本主义打交道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联合早报》2006年6月20日）

2 中国再次面临国际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以后，中国的国际战略作了第一次重大的选择：融入国际社会。尽管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些年的发展经验表明融入战略非常有效。这一战略迎合了全球化的大趋势，通过融入来追求自身内部的发展，提升自身外部国际地位。应当说，中国今天所取得的内部发展和所享有的外部国际地位是融入战略的直接的产物。

现在中国面临再一次选择，这次选择要比第一次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经过了“请进来”和“接轨”两个阶段以后，中国现在开始“走出去”了。从中国的国家战略来看，“走出去”意味着要考量一种国际战略，在国际社会拓展自己的影响力，跨越被动接受现存国际和区域组织阶段而积极主动地造就一个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国际环境。在经济上，“走出去”表现为企业和资金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但对国家安全有更直接影响的还是中国开始主动组织区域多边组织。经济上的“走出去”已经可以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中国在安全方面的区域多边主义更是触动着一些大国的敏感神经。

中国主动参与组织的区域多边组织主要有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这两个区域组织可以说已经成了外界衡量所谓的“中国



野心”或者“中国国际能力”的风向标，国际社会已经对此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上海国际组织因为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国的参与，从一开始就受人瞩目。近年来随着蒙古、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四国作为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西方更开始怀疑这个组织会不会转型成为“东方北约”，来抗衡业已存在的“西方北约”。东亚峰会本来的设计就是东亚国家自己的组织，但因为美国的因素，后来发生很大的变化，把南亚的印度和澳洲的澳大利亚等国包括了进去。尽管如此，美国还是非常担心，忧虑东亚峰会是否会成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意在弱化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甚至把美国势力驱逐出亚洲。

中国当然不必太在意这些说法，但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确要注意并把握住自己参与组织的多边组织的发展方向。中国需要应付两类经常超越中国本身控制之外的大因素。第一就是国际关系上所谓的“安全困境”的影响。因为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权威，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结果，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会构成另外一个国家的不安全。安全困境尤其存在于大国之间。冷战和“九一一”恐怖事件以后，美国调整国际战略。在亚洲，为了应付中国的崛起，美国强化着和日本等盟友的联盟。

和美国一样，中国等大国有权利去组织自己的多边区域组织。中国在组织多边组织上的行为并不见得就是因为“安全困境”的逻辑，而是具有另外的因素。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主要是因为各成员国面临共同的安全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前者包括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以及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非法贩运武器等，后者包括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疾病、自然灾害等。中国等成员国也多次重复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和平、合作、开放、不结盟的组织，致力于地区稳定、安全与发展。

但是，象上海合作组织那样的区域组织会不会陷入“安全困境”的逻辑，成为一个反制美国的组织？这是人们所关注的。这样的关注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一个多边组织一旦成立，往往会产生组织自身的利益，从而有别于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初衷。对中国来说，这个担心主要来自下面第二个因素，即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成为美国阵营的替代品。

因为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利益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产生了相关性。就是说，中国的自身行为具有了外在影响力，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其他很多国家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确定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身份显得非常重要。现在不仅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唯一能够与其竞争的潜在的对手，很多国家也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与美国竞争与抗衡。“九一一”以后，美国国际战略大转型，很多国家非常不满美国的做法，他们自然想要有另外一种选择，希望有另外一个大国能够站出来在国际社会代表他们的利益。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自然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这就给中国的国际战略出了一个难题：要不要担当这样一个很多国家期望的角色？如果不要，如何避免被被动地推上这个舞台？如果要，如何构建一个合适的平台和美国互动？中美两大国之间尽管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但国家利益从来不会完全重合。冲突和纠纷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构架内进行，是在同一个体系内，还是在两个不同的体系内。中国主张和平崛起，主张不搞对抗，表明中国不想另立体系，而是想和美国共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良好的意愿如何在第二个因素的驱动之下得以持续呢？例如说，在很多对美国不满国家的驱动下，象上海区域组织那样的多边组织会不会转型呢？